

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山武装斗争

□梁冠

我认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山的武装斗争划分为3个阶段比较适合。第一阶段由1945年8月至1946年底，是隐蔽下来、站稳脚跟阶段；第二阶段由1947年1月至1948年12月，是初步发展阶段；第三阶段由1949年1月至10月，是大发展阶段。

1945年，我在九区梁伯雄大队九中队任中队长。农历四月十二，九区事变发生，梁伯雄部队被敌人打垮了。农历四月二十一，我从小榄回到五桂山。当时我对五桂山情况不明，就从崖口下车，来到1943年前我活动过的下沙围地区，不想一到就见到欧初、罗章有两位支队长。原来敌人正在五桂山区大“扫荡”，他们在这里掩蔽。我将九区事变前后经过向他们汇报，欧初听完后对我说：“你辛苦了，先休息两天再讲。”他交代我下一个礼拜到合水口见面。第二天，欧、罗两位同志回山区，我在下沙休息。到第六天，我从九堡到合水口找欧初，但没有见到，只是到下午5时左右在凌子云家见到凌子云、吴子仁两位同志。我一个人在合水口掩蔽了一晚，第二天中午欧初来了。他交代我再上一次九区，找苏志的妹妹苏英联系。欧初写了两封信连一笔钱（伪币）叫我交给苏英，同时口头交代三项任务要我转告她：一是将事变中被捕释放出来的同志分批收回来在五桂山集中；二是将疏散掩蔽的同志分批送回五桂山；三是转移尚未暴露的同志。我去到小榄，找到苏英，将信、钱交给她，并转告了欧初交代的三项任务，然后回五桂山，来回六七日时间。这时主力第一批已经东撤了，组织上安排我到海上中队工作。当时海上中队的中队长是卢少彬，指导员是唐森。后来卢少彬同志调走，我接替他的职务。

我中队曾护送4批五桂山的同志到东江。欧初带第一批主力过东江后，又回五桂山。第四批东渡前，有个朝鲜族日本翻译驻石门九堡，他携带1挺机枪、1个掷弹筒向我部队起义。为了安全，部队派梁德等同志护送他过东江。在横门以东海面，他们的小交通艇同敌人的大船遭遇，这个翻译、梁德、交通员等十几个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。最后一批是在农历七月十四之前，由欧初带队。出了金星门，潮水刚退，我们在淇澳附近海面休息。欧初指挥部队袭击淇澳岛上黄麒仔的土匪武装，打了一个胜仗。当天下午2点钟潮水已涨，全体同志安全到达宝安县黄田村。任务完成后，海上中队用1艘大虾罟船、1艘电船载20多位同志回五桂山，由唐森带队，我不在场。船到金星门海面被敌人包围，2条船都被炮火打沉。大船上的10多位同志安全上岸回到五桂山，电船上6位同志牺牲了4位，另两人被渔民救回。海上中队从此结束。以后打通了通往九区的水上交通线，梁根、周少玉、吴添带、徐玉、黄就等人一直坚持到解放。

主力东撤后，老区群众的思想有些乱，看见大部队已经东撤，主要负责人离开了山区，只留下小部分人坚持，敌强我弱，天天“扫荡”，大多数群众包括我们的基本群众信心不强。我们到沙田平原区开展工作，群众同样害怕。当时治安很乱，惯偷很多。经过研究，我们先将小偷集团的头目镇压了，治安有了好转，群众开始敢接近我们。我们就派人到每个围保护夏收。崖口有个土恶霸谭中善，当了伪乡长，民愤很大，乡民要求铲除他。我们请示曾谷之后，将谭中善捉了，罚款之后杀了，这次行动牺牲了一个叫杨三的同志。打了这一仗，附近其他土霸，如谭森、郑汉、郑藻等都怕了，原来他们对我们部队的公粮能拖就拖，这一下自动就将公粮交来了，其他地方也跟着交。平原的治安大有好转，我们部队在群众中的威信也高了。

1946年6月，领导层有些不和，主要是林辉与黄乐天之间的矛盾。曾谷同我们研究，必须把我们部队的团结搞好，于是通知各地武工队负责同志回来开个会，帮助他俩解决分歧。会议地点在长江大寮村。

这次会议还研究打洲仔的伪乡长，一个土霸。结果打了胜仗，缴获了一批耕牛，还有渔

网等大批物品，我们部队在五区各地的威信更高了。但事后有人问：洲仔应不应打？是否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？我的看法一直不变，这次会议我还要提：是要伪乡长一个，还是要几千农民、蚝民？当时不打洲仔，乡民不能出海，没出路，没饭吃。我们帮几千农民打洲仔，镇压骑在人民头上的恶霸，使几千群众能够生存，打这一仗没有错！但是我们有缺点。打了胜仗，当晚就应撤回五桂山，就不会有后来的大损失。当日我带一部分同志从海上回到下沙围（四顷），曾谷、甘生、林辉、当鸿等仍在银坑。第二天，他们在鸡山被敌人包围，打了一天，半夜由曾谷带队撤到下沙围我的驻地。他们一到，我就发现长沙埔方向有手电筒光，当即派黄就胜、甘记玉上山搜索。他们搜索回来说没有发现敌人。我判断敌人一定跟踪，就布置黄就胜用交通艇将曾谷、林辉几位同志划出朗林掩蔽，以防万一，同时派甘记玉带步枪班去蕉围瞭望棚放哨，汪瑞等3位同志上另一交通艇。但是他们没有将艇撑开到草林掩蔽，而是在闸口休息，到5点钟左右被敌人包围了，3位同志都牺牲了。这次损失了日本机枪1挺、“红毛十”两支、手枪3支（其中驳壳枪2支）。这次思想上有些麻痹，损失很大。

这里我要提一提好党员梁根。1946年冬至前，我和黄就胜护送曾谷从水路上中山九区。梁根是水上交通员，负责划艇。我们船到中山横门三叉海，敌人从三面向我们打枪，情况危急。我叫梁根把我们3人撑到岸边，他把空船划过去给敌人检查，就说送老板上黄圃提货。梁根为了上级安全，不顾个人安危，毫不犹豫将艇划到敌人哨所，结果被敌人逮捕拷打至残废，但他始终不暴露我们的情况。我和黄就胜掩护曾谷经十顷我们的中间站梁全家，当晚到达九区将军庙添带家，见到方姐方群英。她知道梁根被捕，就发动群众用兄弟会的名义去保，说梁根是农民。敌人查不出证据，就将梁根放了回来。梁根现年已六旬，离休在家，因那次被打伤，身体不甚好。

1947年春节前5天，曾谷通知我和郑吉到澳门，交代我们到新区开展工作，我们服从组织。当时我同我爱人刘兆容还有郑吉从澳门过香港，再搭船到容奇，找到坝头市陈润家，方姐已经在那里。郑吉的爱人冯兰因怀孕未同去。按照安排，我和刘兆容在坝头市建交通站，郑吉去万顷沙工作。我们事先商量好，我认方姐是我表姐，曾谷是我表姐夫，是个商人（走水客），用这些关系来掩护工作。我们住处隔壁就有个土霸，叫关宝珍，经常见到，工作起来确实很危险。正月初三，郑吉去了万顷沙。我负责容奇—古镇线，中间有几个点，一个是太坳，黄太大哥在那里，我们发动了几个青年出来工作；一个是曹步，李成在那里，也发动了几个青年；还有一个点是古镇的苏松柏，他负责古镇到江门这条线。中途我去过高沙，时间很短。1947年农历八月十五调我回五桂山，记得黄旭留了一份月饼和柚子给我。我走后由郑明接我的工作。

刚才讲第二阶段从1947年春到1948年底。从1947年冬到1948年，各地武工队逐步发展，这时期我们的武工队已经有100多人，1948年我们将梁泰猷派给方姐，还派汤中去小榄。（方群英插话：泰猷没有交给我，给我的有汤中、廖仲芬、杨谦、赵满这4个排级干部。泰猷是你们派去三角开辟新据点的。）

第三阶段从1949年1月到10月，是大发展阶段。真正的大发展从二三月份开始。大谢（谢月香）是三四月份回来的，那时整个形势很好，有个姓关的来嵩埔谈判。（方群英插话：叫关宝珍，是个特务头子，这个人很坏。先到你那里去了，后来又到我那里，钻我们的空子，我没有上他的当。）这个人来嵩埔说能够帮我们买子弹，黄乐天就相信他，给他骗去8000元。这个人是在容奇附近住的。

1948年底到1949年初，我们培养了不少军事干部，后来分到各地发展武装斗争，迎接解放。当时考虑：国民党垮了，对投降过来的人，我们要整编，要派骨干去掌握，所以培养了一批班排级干部。5月，谭桂明回来了。他传达上面指示，特别提出如何搞策反工作。（黄旭插话：那时黄佳提出，对要求起义的国民党军队，要“大批订货，分批交易”。）

1949年夏，武工队已经大大发展了，有北平队、南京队等。崖口有国民党一个连，约

六七十人。我们事先研究，要下决心打，即使牺牲 5 个同志都要打垮他。谭春生有很大功劳。打崖口的详细过程，刚才吴当鸿讲了，打了这一仗，震动了全中山。后来第三营第七连起义，起义后形势更加不同。当时我们缺乏政治干部，上级派了几十名大学生来，大多分到部队，还有一些分到地方，如派游雪去东坑学校教书，潘泉去三角，麦苗去八区，等等。

还有一件事：竹秀园有一个连的自卫队，全部美式装备，有重机 1 挺、轻机 3 挺、掷弹筒 3 个。这个连队是中立的，不打我们，但与大胆雄是死对头，后来我们将这个队全部缴了械。缴枪的原因，是我们事先找他们谈判过，结果谈不成。

回忆解放战争这几年，我们坚持了武装斗争的方针，队伍从无到有。解放前夕，除了黄伯龄那个连起义之外，石岐的驻军也曾找过我们，要求起义。我对他们说：“起义可以，你先给我守好石岐，损失一条咸草都要你负责。犯人要通通保护好，等我们入城接收。”到我们入城时，他们真的乖乖地排好队在华陀庙欢迎我们。这时郑少康已带了两个连先入城，接着我们入，大家在仁山会师。（吴当鸿插话：郑少康叫我们先在石岐外围扫清残匪，然后入城。）

编者注：题目为编者所加。该文系梁冠于 1983 年 11 月 26 日在珠江纵队一支队史（解放战争部分）座谈会上的发言。梁冠是原中共中山军事特派室军事特派员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团长。《中山党史》1999 年第 1 期刊载。